

举万物之形 书大道之至

——古笔絮谈

毛笔是传统书写工具中最为重要的工具,而由于时代变化,今日大众对它的了解日渐生疏,再加上“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对毛笔的研究与重视不足。

笔源手画

从广义上说,将一束毛料修整后,根部扎紧或粘固,然后插入相应的笔杆腔内,就应该算是一支“毛笔”了。因此,西方绘画所用的油画笔、水彩画笔,乃至女士们描眉用的眉笔,都可纳入这个范畴。而狭义的“毛笔”,指的是中国古人的创造。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毛笔除了用于绘画外,更用于写字——这是最为关键的区别。中国毛笔的日常之用,让它成为中华文化的造就之器与点睛之笔,并由此衍生出一个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世界。

自商代甲骨文算起,

汉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甲骨文上的文字多是先写后刻,但即使如此,也只是说明商代毛笔已经存在,也不是毛笔的起源时间。人们喜欢将笔与文字联系起来,忽视了它与绘画的渊源——在四五千年前原始社会晚期的彩陶上,就出现了毛笔划过的痕迹。毛笔的产生最初和绘画有关,因而很接近于广义的“毛笔”。后来文字出现了,与毛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最终,中国书法越来越固化了毛笔的形象,其狭义性逐渐取代了广义性。



敦煌悬泉置东汉笔。

笔有其史

要想了解毛笔的前世今生,考诸文献是一种途径。而另一条途径是实物研究,出现得较晚。明清以来的毛笔传世很多,宋代的笔也陆续有发现,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笔”,也是珍贵的实物资料。

然而,这些实物多有助于明其流,而不足以溯其源。追本溯源,要更多地依靠唐代以前的实物资料,这就要完全倚仗近代的考古成果。

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破城子遗址发现了一支东汉初期的毛笔,后来被马衡先生命名为“汉居延笔”。这让人们第一次见到了唐以前毛笔的实物。两汉时期的毛笔,后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多有出土。除了甘肃敦煌地区外,

湖北的江陵、山东的临沂、江苏的连云港地区都陆续有所发现。

在汉代毛笔实物不断发现的同时,战国及秦代的毛笔也陆续出土,而且出土实物贯穿了战国早中晚三期。属于战国早期的是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笔,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一件毛笔实物;中期的则是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笔;晚期的有湖北荆门包山楚墓笔、江陵九店楚墓笔和甘肃放马滩秦墓笔。属于秦代的有三支:两支发现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其中一支毛已朽;还有一支发现于湖北荆州周家台秦墓中,仅存笔杆。相较于汉笔,战国毛笔在形制及制作工艺上显然要“原始”一些。但它们的发现,为文献中“秦之前已有笔”的观点提供了坚实的实物佐证。

笔有其意

“重道轻器”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的一个鲜明特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已然将“道”与“器”分出了高下。三国“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就说“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中论·治学》)。

毛笔研究在学术层级上自属“器”的范畴,是“物名”,而不是“大义”之“道”,或说是基础性研究。但笔者认为,有些看似高明的书法研究者喜谈“书法之道”“笔墨之道”,或是“笔墨”与某种“文化”的关系等宏大议题。但由于对笔的基础性研究并不重视,往往会有错误。

古人首先重视的是毛笔的政治功能。东汉蔡邕《笔赋》宣扬道:“夫制作上圣,立则宪者,莫先乎笔。”西晋成公绥《弃故笔赋》说:“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近代学者胡锡玉在《笔志·重笔》中就演绎了成公绥的观点,将毛笔的重要性从文化功能和意义上予以了揭示:“古今之事,非文莫详;文字之

繁,非笔莫纪。笔者,毕也,能毕举万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诚文人之至宝,天地之伟器也。笔之有功于世,安可以文房清供而小之?”古代历史人文及自然之理都是通过毛笔记录描述的,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它不仅仅是文人雅士书斋中的玩物。

由于毛笔是日用品,大多数人并不会太在意其存在的意义,正如成公绥所说的“日用而不寤(悟)”。故明人李诩曾告诫说:“笔墨二事,士人日与周旋,不可茫然莫识其梗概也。”(《戒庵老人漫笔》)千百年过去了,今天的笔已从钢笔、圆珠笔,变为鼠标、键盘,大致相当于往时“士人”的当代知识分子们,于“笔墨二事”更为疏远,这似乎已是大势所趋。但回顾历史,毛笔对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形成,作用是相当大的。如今日本、韩国等国家仍相当多地保留着毛笔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也对“书法”有着独特的热情。

(据《光明日报》)

“小头”纪念币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正面中央镌孙中山侧面肖像,外围双圈(内一线圈,外珠点圈),左右长枝花饰,边缘上下镌有中文隶书“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背面中央为中文隶书“壹圆”,边缘英文“中华民国”“壹圆”,左右上方分列六角星。该版纪念币俗称“小头”,直径3.8厘米,重27克。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是存世量最为稀少的一种,可谓凤毛麟角。藏品保存较好,色泽自然,不论是文字还是图案,都自然细腻。“小头”是近代中国钱币中的精品,是价值很高的革命文物,记录了辛亥革命惊天动地的伟大历史,是考古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难得的实物。(据《内蒙古日报》)

朱三松制竹雕仕女图笔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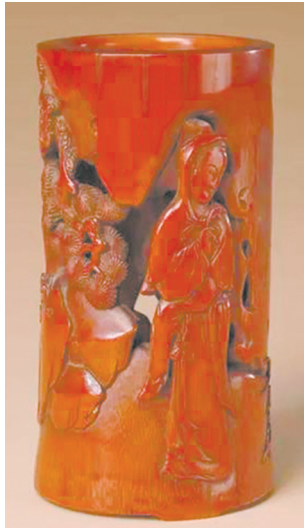
明朝竹刻名家朱稚征,约活跃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卒年或已入清。嘉定(今属上海)人,号三松。

朱稚征(号三松)与其祖朱鹤(号松邻)、父朱缨(号小松)均为嘉定派竹刻开源的重要人物,史称“嘉定三朱”。陆扶照《南村随笔》曾有记载:“黟城(嘉定)竹刻,自明正嘉间高人朱松邻鹤创为之,继有其子小松纓,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

此仕女图笔筒为竹制,棕红色,下承三矮足。图中仕女头戴凤帽,手持兰花,依石壁而立,古松穿岩而出,松枝伸展,松下有石台,台上置杯、砚等器。

岩壁上以阴文刻隶书乾隆御制诗一首:不期精细期苍古,以朴因之历久存。生面略殊倚修竹,岩兰在手默无言。创为邻鹤有来由,善画而今画少留。刻竹依然传片羽,可思业亦贵箕裘。乾隆丁酉新春月御题。后刻印二方。丁酉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笔筒另一侧壁上又有“万历甲寅秋月三松作”款识。甲寅则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

(据《人民政协报》)



清代德化窑白釉观音瓷坐像



福建的德化白瓷,白似堆脂,光泽如华,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乃至皇家刮起了“中国白”的旋风,并掀起了仿制的浪潮,被誉为“世界白瓷之母”。

在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展区专题展厅展出的《德化之美——馆藏明清德化白瓷艺术展》,有一尊清静慈和的清代德化窑白釉观音瓷坐像引人注目,突出表现了德化白瓷的特色技法 and 艺术价值。

端详该瓷坐像,观音半跏趺坐于岩石之上,双手交叉于左膝,脸庞长圆,鼻梁挺直,双目微启,微微颌首,似在敛神沉思,又似在俯视芸芸众生。其头梳瓜棱形髻,帛巾披肩,胸饰璎珞,衣袂下曳,委于一侧岩石台之上,衣纹自然流畅,有“曹衣出水”的遗风。右侧岩上有一石台,上置一部放裹好的经书。整体看来肃穆、端庄、沉静,以高超的技艺展现了佛家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志向。(据《羊城晚报》)

册方罍

通高28.5厘米,口径纵11厘米,横13.3厘米,总宽16.2厘米,重3.12千克。

器名罍(jiā),是一种既可盛酒又可加温的酒器。这种铜器的铭文,一般字数很少,没有自名。铜罍最早出现于商中期,亦源于陶罍。早期的铜罍多为圆形。商迁殷(安阳)后,铜器制造得多了,型式亦发生变化,出现了方罍。这件册方罍,体方,有盖,颈部略收,鼓腹,底微凸。腹一侧有罍,与罍相邻两侧口沿上立二方伞塔形柱,腹下四足外撇。盖平而薄,正中有二鸟构成之拱形钮,二鸟相背而立,鸟头向外,冠相连。盖上饰二兽面纹,罍上饰一兽首。腹部每面之主纹为一组大兽面纹,回形纹为地。腹上颈部及伞塔形柱帽上均饰三角纹,角尖向上,四足饰蕉叶形夔纹。本器是一件装饰华丽、造型优美的珍品。本器铭文只有一“册”字,铸在器内底上。这种单一的铭文,大都是作器主人名或氏族徽号。

(据《海南日报》)



“小瓦当 大世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瓦当专题展”开幕

小小瓦当 千年城史

——展尽览两千多年瓦当“通史”

近日,“小瓦当 大世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瓦当专题展”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开展。

本展览为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共精选出一百余件在遗址出土、从秦汉至明清时期的瓦当,展品涵盖了云纹瓦当、文字瓦当、兽面纹瓦当、莲花纹瓦当等种类。

瓦当,俗称瓦头、筒瓦头,是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也是中国建筑体系特有的构件,起着保护檐椽不受风雨侵袭和美化建筑外观的功能,被誉为中国古代“屋檐上的艺术”。瓦当上的图案、文字等装饰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青釉双凤纹瓦当。

考古发掘表明,瓦当不晚于西周中晚期出现,迄今为止可以确知中国最早的瓦当发现于陕西扶风

各色琉璃瓦体现王权威严

南越国宫署遗址所在位置是南越国和南汉国的都城王宫核心区,其宫殿整体布局规整、建筑基址宏大、建筑用材精美。南越国王宫出土的涂朱砂“万岁”文字瓦当,以及南汉国王宫出土的各种色彩的琉璃瓦均体现着王权的威严。

秦末汉初,原秦将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以番禺(今广州)为都城。目前已发掘出多座宫殿建筑基址,出土戳印“未央”“华音宫”等文字的陶器和“万岁”文字瓦当等。

汉代开始,中原地区开始流行文字瓦当,文字内容复杂多变,除常见的颂赞词语外,还有地名、纪年、记

事。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文字瓦当最早出现于南越国中晚期,内容较为单一,基本为“万岁”二字,但文字样式却丰富多变,有的甚至具有鸟虫书的笔韵,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唐末五代,原清海军节度使刘岩占据岭南,建立南汉国,升都城广州为兴王府,用琉璃瓦来体现皇家身份。建筑琉璃在我国古代被广泛用于宫殿、陵墓和皇家寺庙等建筑之上,是皇权的象征。南汉晚期成功烧制出黄色琉璃,使宫殿建筑的色彩更为丰富,尤显尊贵。此外,南汉国还使用了不少双凤纹瓦当,象征王权。



纹饰变化传递时代变化的信息

南越国宫署遗址不仅是南越国王宫、南汉国王宫所在地,还是秦汉郡治、六朝衙署、隋唐都会、宋元督府、明清布政司的所在地,是两千多年来岭南的政治中枢。自1995年以来,在此清理出不同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秦汉至明清时期的瓦当。小小瓦当通过纹饰、风格的变化,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传递出2000多年间时代变化的信息。

莲花纹瓦当就是一个典



南越国“万岁”文字瓦当。